

杨福音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 长岭上



# 长岭上

杨福音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岭上 / 杨福音著.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5

I. 长... II. 杨...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5231号

## 长 岭 上

---

著 者: 杨福音

责任编辑: 左汉中

责任校对: 彭 进

版式设计: 张人颖

封面设计: 张国辉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1/20

印 张: 15.9

字 数: 20 万字

印 数: 1 1600 册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56-2277-1/J·2118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 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mailto: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 序一、序二

---

- |   |               |
|---|---------------|
| 1 | 何立伟 他一个人两支笔   |
| 3 | 刘 蕊 我编“杨福音专栏” |

## ■ 两方园记

---

- |    |          |
|----|----------|
| 6  | 回长沙      |
| 8  | 湘江涨水时    |
| 10 | 秋游岳麓山    |
| 13 | 长岭上后山    |
| 15 | 长岭上2号    |
| 17 | 卖酱油者     |
| 19 | 浏城桥      |
| 21 | 笔杆子糖·牛屎坨 |
| 23 | 桔伢子      |
| 26 | 饺窝担子     |
| 29 | 木屐       |
| 31 | 长沙会友     |
| 34 | 串门       |
| 36 | 年的感觉     |
| 38 | 看相       |
| 40 | 推板车      |
| 42 | 希望长沙     |
| 44 | 湖南两记     |
| 46 | 出门打赤脚    |
| 48 | 下花桥纪事    |

|     |          |
|-----|----------|
| 50  | 乡里的事     |
| 52  | 请分享幸福    |
| 54  | 由红菜藁想起   |
| 56  | 美的发现     |
| 58  | 涨水的日子    |
| 61  | 长沙·渌口·醴陵 |
| 64  | 德园包子     |
| 66  | 城郊很好     |
| 69  | 病        |
| 72  | 自题小像     |
| 74  | 走在广州的街上  |
| 76  | 在飞机上     |
| 78  | 幸福       |
| 80  | 十二月事     |
| 82  | 穿        |
| 84  | 吃        |
| 86  | 两方园记     |
| 88  | 运缸记      |
| 90  | 一路过来     |
| 92  | 画桌       |
| 94  | 三位作家     |
| 97  | 我的爸爸     |
| 100 | 我的妈妈     |
| 102 | 记肖存玉     |
| 106 | 我的老师     |

|     |          |
|-----|----------|
| 108 | 擦脸盆的孤女   |
| 110 | 蒋姓同学     |
| 112 | 我与王憨山    |
| 116 | 我与管锄非    |
| 118 | 邵一萍      |
| 120 | 王任远      |
| 122 | 左汉中      |
| 124 | 八指头陀     |
| 126 | 魏家范      |
| 128 | 又见郑逸梅    |
| 130 | 第一次      |
| 132 | 也说张爱玲    |
| 134 | 嫉驰的小脚    |
| 136 | 一张老照片的补充 |
| 140 | 樱花之美     |
| 143 | 肇庆游      |
| 145 | 绵阳真好     |

## ■金枝玉叶

|     |       |
|-----|-------|
| 148 | 湘人的性格 |
| 150 | 挥毫    |
| 152 | 大器向雕虫 |
| 154 | 派头    |
| 156 | 告别名人  |
| 158 | 才气    |

|     |             |     |           |
|-----|-------------|-----|-----------|
| 160 | 后悔          | 212 | 尼采摘抄      |
| 162 | 曹操与杨修       | 214 | 接近本质      |
| 164 | 齐老的暗示       | 216 | 艺说        |
| 167 | 骑楼          | 218 | 想像        |
| 169 | 死           | 220 | 俗气        |
| 172 | 我喜欢关良       | 222 | 长绳系日      |
| 174 | 启蒙时代        | 224 | 一桩好事      |
| 176 | 傅雷谈美术       | 226 | 追源        |
| 178 | 日本三画家       | 228 | 开口见喉咙     |
| 180 | 日本俳句        | 230 | 读胡兰成      |
| 182 | 由《岭南杂事诗抄》想起 | 232 | 太初无师      |
| 184 | 我喜欢的艺术家     | 234 | 区别        |
| 186 | 关于笔墨        | 236 | 禅宗二说      |
| 188 | 拍芝麻及其他      | 238 | 金枝玉叶      |
| 190 | 画洁          | 240 | 长无谓       |
| 192 | 长卷画         | 242 | 随想随录      |
| 194 | 情主景从        | 244 | 继承与开创     |
| 196 | 永恒与妙悟       | 246 | 接话把       |
| 198 | 从情欲到性灵      | 249 | 好书再读      |
| 200 | 为齐白石叫冤      | 251 | 《艺概》拾得    |
| 202 | 说我自己        | 253 | 趣事录       |
| 204 | 傅山及其他       | 256 | 随读随想      |
| 206 | 意外的安慰       | 258 | 比较        |
| 208 | 白石的趣        | 260 | 雅典的启示     |
| 210 | 做对子         | 262 |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 |

# 他一个人两支笔

何立伟

杨福音有两支笔，一只毛笔来画画，一只圆珠笔写文章（他虽说他写文章，只喜欢拿圆珠笔）。左右开弓，双枪老太公。想像得到他的洒然风雅。

他画画也勤，写文章也勤。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给美术系的学生讲课，就是劝学生要多画，因画的过程即是探索的过程，你不探索，是出不来新东西的，而你不多画画，你就没有探索。

故杨福音一天到晚在纸上探索。一阵子铺底色，一阵子弃底色，一阵子画青花，一阵子画山水花鸟或人物。但着力始终在线条，他觉得线条本身的表现力，比么子皆要紧。

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刻苦画画，一日不弃。我和宋元跟他写过一篇对谈文章，标题就是“你总是吓人一跳”。一些日子不见，他拿出新画来，果是吓人一跳。这便是探索乃有成也。

探索的心得，他又写在纸上，遂成文章。我读来很是过瘾，因他的理论并无体系，但电光石火，闪闪地让人得见艺术的鳞角。又很个人，无所依傍，有独立特行的思想，然明耀在黑暗处，亦给后来者照见前路。显是比“体系”要紧得多。这本集子，正有这样的讲演同文章。万不可小觑，那真是他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但我读杨福音的文章，第一篇读的是《红茱萸》。他在广州写了，却是发在湖南。因文章其实是写怀乡，字字句句，涸涸的有情感。故

回千里，游子在望。他是希望故乡的人来看他那份赤子情怀。我当时读了，感慨唏嘘，又道这样的文字，一般作家还写不出来，不特运笔老道，恢恢乎游刃有余，且那样子的情到深处人孤独，世上又有几个！中国传统的诗文，但凡写得最好的，不是唯理，而是唯情。从那篇文章里，我亦是晓得，一个人心里头，必定要有一个地方是热的，虽然这个世界，到处皆是凉的。

杨福音的文字功夫，我第一回见到还不是文章，是他写的对子。这集子里他有篇文章亦是记到，他第一回写对子，就是写给我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我出了小说集《小城无故事》，送给他，他看了蛮喜欢，遂给我写了幅对子：“平平常常事情，随随便便道来。”算是他的读后感。我看了那乱石铺阶的两行字，很是感动，又引为知己，以为他把我的文风总结到了家。我又想，这人是有本事，把心中的感念，亦是随随便便地写来了不得！

他后来在《三湘都市报》上开专栏，每周一篇，一开开了三年。此专栏的责任编辑刘蕊，亦是一个才女，但才女对他的文章很是佩服，说画面的能把文章写得这样锦绣，少见少见。我觉得她说得很对。以我对杨福音的了解，这人饱读诗书，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他是腹有诗书文自华，就像他的画极讲笔墨韵致同线条张力，他的文字亦是极讲趣味，言多平实，但亦多跌宕。他的笔墨极经济，但三言两语，又呈现出诸多的意思。看得出他很是用了心思的。

我两次到广州看他，他都跟我谈起这个那个，胡兰成、张爱玲、沈从文，一直到新人刘亮程，评头品足，体味至深。他是用心地读，又用心地写。写作原本是他画画之外的消遣，但写着写着，又似乎成了他的另一门正业。他一篇接一篇，写得很愉快，亦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快。他写了许多的人，写了许多的事，而在写作中，这些人同事又时时浮现在眼前，使他恍然回到昔日岁月的一个个片断中，于是他的字字句句，皆带有他拿手指轻轻抚摸往事的体温。是的，我正想说，杨福音的写作，是一种有温度的写作。我还想说，杨福音写文章，拿一句老话来讲，就是“感情用事”。

这乃是最好的写作状态。用心，用情，于是我们就读到了这本集子。这不是一个画家的玩票之作，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在抒写他生命的感怀——对经历过的人，对经历过的事，对生活同上苍。

## 我编“杨福音专栏”

刘 蕊

认识杨福音先生有18年了。

当年我还在《湖南日报》做副刊编辑。先是因为认识了作家何立伟先生，他那时因为《白色鸟》、《小城无故事》、《花非花》等小说受到王蒙先生的高度评价，在文坛上红极一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做副刊的师兄嘱我写一篇何立伟的专访，文章发表后，师兄和立伟先生都很满意（至少他们这么对我说）。总之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于是也就说起一些高兴的事。记得那次何立伟跟我说，长沙有一位有意思的画家叫杨福音，他的画那是真的好，他爱收藏古物，家里有许多青花瓷器，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当然想去。于是我们约好了去杨福音先生家。那时候何立伟还是骑着一辆橘红色的轻便摩托车，这在当时的长沙是很时尚的了。我那天穿着一件淡蓝色的风衣，是不是搭乘了那辆橘红色的摩托车我记不得了，如果是的话，想必是当时长沙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到了杨家，何立伟当然少不了有一番介绍，我想我也免不了说些“久仰久仰”的套话。这些印象都已经模糊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杨家那一屋子字画古董，让人目不暇接。看啊看啊，还是看不过来。这当日，杨福音先生已经泡好了三杯咖啡，叫我们坐在茶几旁喝。当时还没有小资的说法，都晓得咖啡是只有“懂味”的人才喝的，这是长沙话，说

文一点，就叫风雅。我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然后问：“咖啡也可以入画么？”（我指的是中国画）杨福音先生答道：“当然可以。”当时大约就说了这样几句不咸不淡的话，然后我和何立伟离开杨家各自回家。那杯咖啡的劲道令我很晚还全无睡意。

15年后再次与杨福音先生见面，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朴素、神清气爽，可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在天心阁旁边的知青酒家，一帮文人墨客在这里庆贺杨福音先生回湘办画展。我从巧工司马画廊看完画展赶过去时，已经洒过一巡。一桌子热气腾腾的洒菜和一桌子热气腾腾的人和一句句热气腾腾的话让杨福音先生有些微醺了。这次他送给我他新出的一本散文集《由红菜薹想起》。不用说，看完这本书，我就想着开专栏的事了。这时，我已到了《三湘都市报》做副刊编辑。过了不久，我打电话到广州杨福音先生家中，把我的邀请及想法跟他讲了，他竟欣然应允。此后，我每周都能收到杨福音先生寄来的他亲笔誊正的大作，《三湘都市报》的“杨福音专栏”一开就是两年多。“杨福音专栏”是紧接着“何立伟专栏”开起来的，我曾对何立伟开玩笑说：“把你比下去了。”他并没有表示不服。我的上司、文艺评论家龚旭东因喜爱杨福音先生的笔墨，将他的原稿复印后留存起来。那些稿纸，笔迹端正，绝少有涂改，显得格外清爽，让人联想到他的画。

湖南籍的画家中，最受捧的是黄永玉，都说他画好文也好。相比较，我却更喜欢杨福音的画和文。偏爱或许是因为口味，但我肯定赞成我的人不会少。杨福音的画清丽脱俗、空灵幽远，他的散文则有情有趣、喜气洋洋。也许这正是他为人两个方面呢，静也静得，闹也闹得，艺术和生活、出世和入世，他在那其间自由往来。杨福音先生的散文，写景状物，准确生动，呼之欲出，似能见出中国画的线描及皴染手法，俏皮的时候，让人会心之余忍俊不禁；他的艺术评论及文艺笔记则是极严肃的，融入了他的阅读和感悟，形成了独立的见解。他曾提到日本的俳句，还曾提到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让我感觉到他对唯美艺术的偏爱。他说，画就是要好看。这是我能理解的，也举双手赞成的。我最怕别人拿一些不好看的大画家的作品来唬人。

杨福音先生也曾受《三湘都市报》之邀举办了一个小型笔会，他特意为我写了一幅字——“短墙银杏，高阁玉兰”（这也该是他心目中的某种艺术意境吧），还给我画了两只可爱的小青蛙，虽然因为作画场

地和工具的原因不能使画作尽善尽美，但他为我们展示的作画过程却令我们大饱眼福。

杨福音先生十多年前迁居至温暖的羊城，但每年都会回乡办几次画展，我也有幸追踪他不断创新的画作。这些画作和他的文字一起，在我脑海里互相映衬着，真正可以称作图文并茂。

虽说编辑的职责是“为人作嫁”，我却从中得益良多——感受编辑见到好文章时的由衷的快乐，感受一位艺术家所得到的巨大的启迪，还有得到读者肯定时的成就感。更有一个令人喜悦的最新消息，“杨福音专栏”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现在，湖南美术出版社要将其结集出版了，该书的责任编辑是杨福音先生的老友左汉中——民间美术研究专家，他对杨福音先生的了解更在我之上了，所以我可以预期这本书的精美。

杨福音先生嘱我为这本文集作序，我非常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于是写下这些粗浅但诚实的文字，也许能让读者多一个视角来感受他的画，他的文，他的人。

## 回长沙

因办画展，我今年两次回长沙。一次是3月，一次是8月。3月的那次时间太短，只在夜晚与友人去游了新建的步行街。8月这次有半月的宽余，连岳麓山、橘子洲头都玩到了。

8月2日，我的画展及画集首发式开幕。当晚，我爱人的同学韩光歧来电话说，今晚请你去听歌，中华娱乐城。她听我没做声，放肆说，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看看长沙的市民文化。我说，好罢。

深夜1点，我们听完歌出来，我向韩女士致谢。说，蛮好，你让我了解了长沙。我在路上想，长沙人真的灵泛，四个钟头的表演，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搓揉混杂纠缠在一起，让你从头到尾笑死。长沙人“勒”得出水平。

长沙人有了这样的娱乐，长沙人就过得快活，长沙的妹子更是快活溜达。长沙好看的妹子如今真是多得不得了。不是美女如星，而是如云如风了。我以前在长沙时，看她们多是坨坨妹子。如今怎么一下子修长了，衣着也讲究了，脸模子也乖巧了，走起路来也得体了。朋友说，长沙现如今被评为了全国四大美女城市。这当然是长沙的骄傲。长沙的妹子漂亮了，长沙的男人也跟着骄傲起来。男人骄傲是好事！据说，今年高考，

全国过600分的有13000多人,我们湖南就占了6800,过半数还多。

是的,长沙的妹子与长沙的文化在一道成长。相比之下,市容就显然跟不上。当然,长沙的变化在日新月异那是没得说的。五一路宽了,高楼多了,城市也胖了(离城三十里以远的马坡岭也街市俨然)。跟不上的是市面的容貌,灰多纸屑多汽车乱窜又塞在一处的士司机在空调车里将烟抽得驾雾腾云。这且不谈,最是那条步行街让我惋惜。

我是老长沙人,我就出生在天心阁旁的回龙山,我如今不过是住得仅仅离长沙远一点。我当然记得八角亭,小时候常想若住到那里最抖。我记得从南门口的结麻花开始,接下来是盖了章的德茂隆香干子,再就是德园包子,吴大茂老牌钢针,火宫殿臭豆腐,这头收尾的是杨裕兴的面。一条街上,衣食住行,老牌名牌,样样俱全。这,就是长沙。

3月的那个晚上,加上正是春寒,我与汪为义从南门口进步行街,看沿西一线高楼上一排排呆板黑暗的窗孔,就觉得有点害怕有点逼人,我说快点从右边巷子包个弯去杨裕兴吃面算了。

我确定的长沙,是麻石路加木板房,那是文夕大火前的景象。记得小时候,雨在半夜落下来,敲打木板门窗,街上有木屐弹过麻石路面发出的声响清脆而悠远,最能勾起我如今怀乡的惆怅。我听说日本人曾买下整条街的麻石,用锯切割留下上面的薄片,运回去做成现代建筑。他们的眼光聪明狡猾。我们为什么没有?设若那条步行街以麻石为地,以木头为屋,三进三出,间以白墙青瓦,百年老店沿街点缀,让人或坐或行或徘徊徜徉或购物参观,极尽消闲优游之情态,多好!

城市文化、市民文化是世代居民的生活积淀,这积淀定然形成一个城市的独特样式和景观。当游子归来,当少年老去,当一觉醒来,请不要有这般的感叹: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 湘江涨水时

星期六中午电视要播我的专题，宾馆房间的电视机出了故障，我说索性到橘子洲头玩去，中午在洲头找个有电视的饭铺边看边吃还韵味些。几个朋友一赞成，大家就坐上了的士。

从湘江大桥半腰的支桥左拐下去，过了外国人留下的那幢旧洋房，车子停下，大家决定步行。

湘江涨水了，浑黄的浊流打着漩涡翻上柏油小马路漫延开来，风就格外的凉爽。马路左边的水桐树、老柳树齐齐地站到了水里。马路右边的房屋还是老样子，与我小时候看到的几无二致。马路两边有萋萋草、辣蓼子、狗尾巴草一线线长过去。再往前一点，我记得小时候的家就在那片小树林子里。几十年前，这里不叫水陆洲也不叫橘子洲头，而是叫牛头洲。我住的家叫金家大屋，四周有大片的橘子园林。屋主是制造豆豉的，我至今喜欢吃豆豉炒辣椒，可能是从那时起就记得了豆豉的香气。我在一篇文字里记了在金家大屋看湘水涨上来，橘子树就一排排齐齐整整地走进了水里。

走了一半的路，我们停歇在一家饭铺。问服务小姐，恰好有我喜欢吃的芋头荷子。小姐说，这道菜名叫手撕芋头荷子，产自本洲，正宗得很。另一道菜当然就是洲上的招牌黄鸭叫了。我至

今不会游水,但小时候会摸鱼。记得有回在涧子里碰到一条鱼,我是从尾巴倒摸上去的,一下子就被它背上的刺钻得痛死了。我按住它提出水面一看,是条黄鸭叫(也叫黄鸭牯)。手心出血了,旁边的小朋友大喊,快屙尿。尿冲去了血,果然手板心不那么痛了。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次的亏是吃在没有学会摸顺毛。

芋头荷子黄鸭叫真让我吃出了一点文化。电视里正好有我在瞎说什么湖湘的苍凉之美。我曾用一幅画图这样描绘,初冬湘水,岸泊枯柳,孤舟断缆,舟上不必有渔人。这样的意境大概就是我居穗十年间绘事的生发之点罢。

橘洲公园真是净极了静极了。如茵之浅草平铺,翠竹丛丛如伞,凉亭与回廊将洲水分隔,满园油绿的橘树已是硕果累累。记得以前在橘树之间竖有一些木牌,上书:偷橘一个,罚款伍角。如今这样的牌子一块也没有了。我想,要不是觉悟提高了,就是如今嘴巴吃刁了。

顺着鹅卵石铺地的甬道,径直走到洲头,我停下来。湘水就在我的脚边向左向右滚过去。我好像站在破浪的船头,心里有一些涌动。这种体验,我以前每次站在这里都有。今天,我仍然是为在此地一站而来。除了涌动,我还有点感谢。最早让我明白文学艺术不应是实景的描摹,是我读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之后。我年轻时曾好几次来橘子洲头寻觅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直到读了王国维“以奴仆命风月”,才知道那是诗人心中的“万类霜天竞自由”。从此,我在绘画中明白了一个道理,用客观这把钥匙去开启主观情感之锁。

长沙橘子洲头给了我许许多多,我怎么会忘记它呢!坐上“叭叭叭”趟过满路的积水,返回去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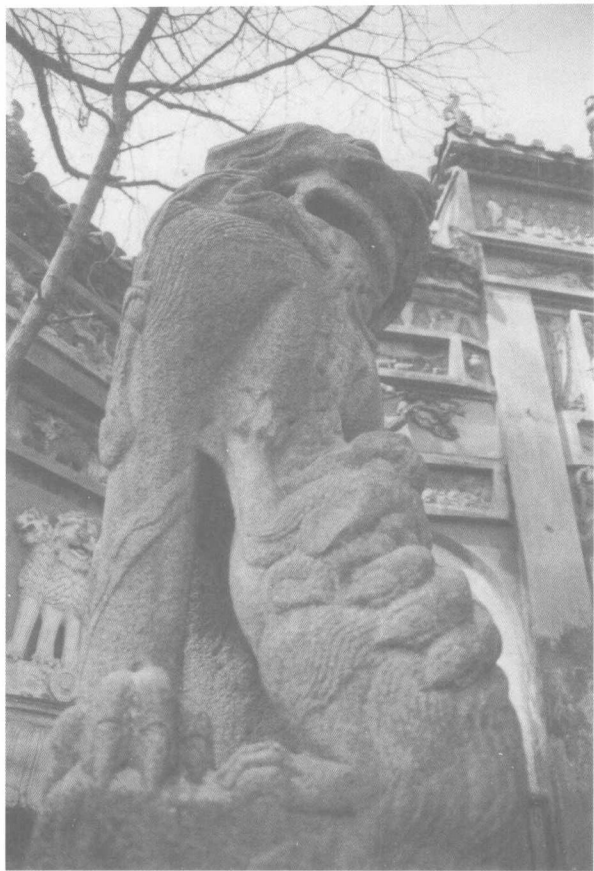
## 秋游岳麓山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写春游岳麓山秋游岳麓山。那时的作文没有留下可以记住的句子，其原因可能是老师在队伍出发前往总是要宣布：回来每人交一篇记叙文。大家一听，呵的一声，鼓足的欢乐一下子蔫了下去，上得山来哪里还有心玩耍。

如今没有什么人管我了。刚入秋，我挟了一卷画回到长沙，在湖南美术出版社美术馆挂出来。画展也就和所有画家办展一样，圆满成功跟着胜利闭幕。于是，清闲了，车过湘江上岳麓山玩去。

我前一次上岳麓山是在十年前。那是我将要调离长沙去做异地的客座游子，我想到岳麓山去弄点什么留个纪念。准确点说，那次我没有上山，只是在去爱晚亭的那条进山的路口停住了。那里有棵大枫树，红色的枫叶飘落一地。我俯下身来，细心地选择了颜色好形状好的七片叶子。回家后，按先后顺序将叶子排成不规则的一行装入玻璃框。然后，我问燕来雪来喜欢其中的哪片。不料，儿女和我一样，都喜欢倒数第二片。他们说倒数第二片不在人前不在人后也不是末名，你看它排得悠闲自得还有点出格的样子，这个样子好像可以去做

麓山寺



自己的事。他们说，爸爸，你到广州后就做这片叶子吧。

车子一直上山停住在云麓宫。天气是再好不过了，阴阴的。四面的凉风从树缝里从小路上吹过来又吹过去。我对朋友们说，先去看飞来石自来钟。我知道那口钟在文革中不翼而飞了，那棵树应该是还在的。从云麓宫沿麻石路下去，右拐，再拾级而下。这条路我记得清楚，不会错。到了，我们立在飞来石上一仰头就看到了那棵树。自来钟原就卡在那节大丫杈上。如今，那棵树全身披满绿苔，枝藤缠绕，显出一派青春活力的生机。我想，人心要和天一样，不老就好。

我的背后湘江和长沙城在明净的秋色里清晰可见，我忽然记起小时候